

樂憶古蹟

年輕樂手邂逅老靈魂

◆三位參與的年輕音樂家，(左起)范曉星、錢澤琛、李溢。



從香港到世界 一切皆有可能

現在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前往外國深造音樂，范曉星與李溢，一個25歲，一個22歲，都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他們的音樂之旅才剛開始。

二人現時都在歐洲留學，求學經歷卻不大相同。范曉星4歲開始學琴，7歲時前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屬小學，後又求學於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畢業後前往慕尼黑音樂及戲劇學院深造。李溢則先就學於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音樂課程，後於17歲時前往歐洲，現時在瑞士國際曼奴軒音樂學院與維也納音樂及表演藝術大學求學。

在不同的地方學習音樂，帶來怎樣不同的體驗？

「香港、北京、紐約、德國，真的很不同。我自己很充實，不同的文化也給我帶來不同影響，音樂上、拉琴上，都是。」范曉星說，當時在紐約待了很久後，他有一種一定要去歐洲的渴望，因為演奏的音樂大多來自歐洲，很想親身去體驗。去了德國後，他感到自己可以更加接觸到作曲家的世界，「至少文化上更加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寫這樣的音樂，我見到他們看到的風景，呼吸他們呼吸的空氣，這給了我很多親切感。如果不是在那個環境中生活，(音樂上)總是會覺得有點疏離，特別是對我們亞洲人而言。就像美國人拉二胡，總覺得味道不對。」他笑說各地的文化差異也巨大，北京的小同學們動輒每天練琴七八個小時；紐約亞洲家庭的虎媽虎爸們不斷push兒女們成材；而德國，人們從小很容易接觸古典音樂，一場精彩的音樂會可能只需要5歐羅——一切似乎自然得多。

李溢則笑道，在香港讀音樂「實在很忙」。他回憶，自己當時同時在學小提琴、中提琴與鋼琴，三種樂器的練習，加上很多其他樂團活動，最忙時連續兩個月回到家都已經晚上12點。「但那也是做事最有效果的一段日子。」後來到了維也納，進入非常傳統的音樂學習，然後又到日內瓦跟隨老師學中提琴，生活好像越來越安靜。「剛剛去到瑞士的學校時，覺得簡直度日如年。那是很小的城市，一出街就是對着提子，因為很多釀酒的地方，然後走出去5分鐘就會碰到牛。這真是退休生活的環境。但是老師和學生的關係非常親密，我的中提琴老師只有4個學生，他就好像我們的半個老爸。同學們的關係也很好，我們全部住在一起。」

疫情之下，世界各地的演奏會與音樂節停頓了一段時間，現在則逐步重新恢復正常。范曉星說，疫情的暫停的確讓他可以放慢腳步，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與發展，想清楚為什麼要繼續音樂這條道路，對自己的內心信念有了新的體認。李溢則在疫情期間嘗試了用線上方式跟隨老師學琴，至於碩士想要去哪讀，未來將如何發展，他還沒有確切的想像。

對二十多歲的他們來說，旅程才開始，一切皆有可能。

誼樂社 (Musicus Society) 即於5月13至15日於大館舉辦「賽馬會樂·憶古蹟」計劃，透過五場音樂會探索幾段歷史上著名音樂世家的情誼，而作曲家陸尉俊則將帶來新作《明天》。

在此之前，三位香港年輕音樂家們飛往柏林拍攝音樂影像，在歷史的縫隙中邂逅音樂老靈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誼樂社提供



◆三位年輕音樂家有機會向前輩們取經。

◆著名大提琴家李垂誼，聯同三位香港年輕音樂家與多位海外出色的音樂家，一起在柏林錄製「香港至柏林的音樂旅程」影片。



◆范曉星在2021「樂·誼國際音樂節—新銳音樂家演奏會」中演奏。



◆誼樂社藝術總監、著名大提琴家李垂誼



◆李溢在2021「樂·誼國際音樂節—閉幕音樂會」上演奏。



早前，誼樂社藝術總監、著名大提琴家李垂誼帶著三位香港年輕音樂家——范曉星(小提琴)、錢澤琛(小提琴)、李溢(中提琴)前往柏林，與一眾海外樂團的專業演奏家們一同錄製了音樂影片，在充滿歷史感的建築物中再現C.P.E.巴赫與庫爾特·懷爾風格迥異的樂曲。呼應今年「樂·憶古蹟」音樂計劃的主題之餘，亦將香港與柏林的音樂旅程相聯結。影片稍後會上載YouTube與觀眾共賞。

拍攝在美輪美奐的Ermelerhaus of Artotel中進行，李溢直呼「很漂亮」。現正在瑞士與維也納學習音樂的他，認為感受歐洲的文化、歷史與藝術，建築也是其中的重要面向。這次是他第一次與這麼多專業樂手合作，還在如此特別的場所，自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范曉星覺得最欣喜的，除了是與眾多著名音樂家的音樂家合力演奏外，還有排練間吃飯時的

交流時刻，「真的學到很多東西，不只是音樂，還有生活。」這次演奏的兩首樂曲，一首是巴赫之子C.P.E.巴赫為腓特烈大帝所創作的《C大調交響曲》，另一首則是懷爾的探戈小品《夢幻小島尤卡利》。兩首曲子風格迥異，既有強烈的時代特色，又有作曲家個人風格的展現。范曉星笑言兩首樂曲大不相同，如同是「holy」與「sexy」之間擺盪，演奏之時腦子要快速反應，加上錄影團隊的高要求，整個錄製過程是既疲憊又充實。

為年輕人搭建平台

這次參與錄製的多位職業演奏家，來自包括Gewandhausorchester Leipzig、Staatskapelle Berlin等知名歐洲樂團，對三位香港年輕

音樂家來說，實屬星級機會。如李溢所言，以往他與職業演奏家們的合作，多是少數幾位演奏家領奏，多位年輕樂手一起合奏，這次人數比例則大調轉，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頭扎進一流的專業演奏隊伍中，短短的三天卻很緊湊，其中的得可謂珍貴。在李垂誼看來，將世界不同地方的音樂家們相連接，是培養真正國際性的音樂人才的關鍵所在。數年來，誼樂社通過「樂·啟夢想」計劃，提供大師班、樂團培訓、講座等各種活動，實際上就是搭建平台，提供多種跨文化的交流與演奏機會，讓年輕音樂家們探索音樂、感受音樂。李垂誼坦言，年輕音樂家們最缺的就是演奏的機會，在香港尤其如此，而在當下成為一位音樂家，不僅意味著要能嫻熟演奏自己的

樂器，還意味著要在各個方面充滿創造力。在「賽馬會樂·憶古蹟」中，他希望可以通過各種新的節目設計，激發藝術家們的創作火花，也為公眾帶來耳目一新的音樂體驗。范曉星與李溢都是誼樂社「年青音樂家招募」計劃的參與者，曾參加了一系列的演奏會與音樂節活動。「最開心的是見到了非常多的同齡音樂家。」范曉星說：「在我的求學經歷中，很少可以認識那麼多香港音樂家，Musicus把我們所有人聚在一起玩音樂，很开心。」「香港的音樂圈不是很大，很多時候大家會大概知道對方，但是真正深入了解，或者同台演出的機會很少。加上很多人也很早去了外國學習，Musicus對我來說就是很好的機會去認識這些人。友誼是很珍貴的。」李溢又笑道，「而且我沒有見過一個音樂節提供那麼多食物和飲品的，真的十分滿足。」

網上觀賞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

今年踏入五十周年的香港藝術節，因為疫情關係，藝團無法作現場演出。本來安排了放映的三齣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現場演出電影，其中原定於文化中心放映，由芭蕾舞界傳奇人物雷里耶夫編排，今屆藝術節開幕節目《羅密歐與茱麗葉》，也因場地關閉而要改於網上放映。

狂野不羈維羅納

雷里耶夫編排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近半世紀前由倫敦節日芭蕾舞團首演，其後雷里耶夫修改過幾次。這次演出的是1980年代他為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重排的版本。看資料說雷里耶夫處理最接近莎劇原著，而《羅密歐與茱麗葉》最叫人記住的是兩位少年邂逅的故事。但坦白說，我覺得雷里耶夫對羅密歐與茱麗葉之間的愛情線刻畫不深，著名的陽台一場，兩人相遇不夠蕩氣迴腸；反而對羅密歐個人的成長，他與朋友間的情誼，以及當時維羅納社會氛圍，有較深刻的著墨。像一開始時，向羅莎蓮求愛的羅密歐仍是個輕浮少年，遇到茱麗葉後開始成長，與茱麗葉在舞會上及陽台上的互動，均看到他不同的情緒層次，由浪漫而轉向深情的一面。

羅密歐與友儕之間的感情也相當好看，他向羅莎蓮求愛不遂時，麥丘提奧與班沃里奧安慰他，三人偷進茱麗葉家舞會，以及在市集的嬉戲，都看到彼此深厚的友誼，也令人對麥丘提奧被殺後羅密歐的反應更為理解。

舞台設計相當宏偉，維羅納的街頭與卡布雷家族的場景都相當輝煌。雷里耶夫也別出心裁將炫技後落後接受觀眾鼓掌的處理，令演出氣呵成。同時也用了不少電影技巧，如茱麗葉想像自己假死後家人的反應及情況時，編舞安排了另一對舞者同台演出，令茱麗葉的想法更為形象化。

不過，整個作品中，我最喜歡那狂野不羈的維羅納。雷里耶夫版本中的維羅納充滿性的指涉，男女作風大膽，有別於一般較為含蓄的處理，而

令整個作品充滿生命與活力。

《身與魂》舞者強勁編排斷裂

除了《羅密歐與茱麗葉》，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還帶了浪漫芭蕾舞經典《吉賽爾》，以及當今炙手可熱的加拿大編舞克麗絲特·派特2019年作品《身與魂》。

派特的《身與魂》與傳統舞劇截然不同，正好展示了舞團舞者的多樣性。派特作品每每在語言與動作間製造戲劇張力。由瑪麗娜·漢斯演繹的派特文本，基本上是繼續編舞對語言與動作之間關係的探討。漢斯讀出舞台上舞者的狀態及動作，語言與動作彷彿在對話，在思考彼此的關係。舞作首兩部分以群舞及雙人舞為主，對應了派特一向關心的個人與群體/社會之間的張力，思考個人面對龐大的群體壓力時如何應對等。派特編排的動作對舞者的體能要求甚高，幾段雙人舞動作難度甚高，舞者跳來乾淨利落，群舞構圖線條相當好看。

不過，以泰迪·傑格歌曲《身與魂》作為配樂，也是舞作名稱由來的第三部分，卻與前兩部分風格迥異不同，叫人有點摸不着頭腦。由前兩部分黑白西裝恤衫的舞者，到第三部分的貼身塑膠衣和如昆蟲般的服飾，以及全身毛髮的舞者，彷彿回到蠻荒昆蟲世界。雖然個人與群體的題旨貫串，但整體舞台及舞蹈動作傳遞的感覺全然不同。舞團舞者依然出色，但卻無法不叫人以為在看另一個作品。

浪漫經典《吉賽爾》

由尚·柯拉理和朱利·柏羅編舞，1841年於巴黎歌劇院前身的皇家音樂學院世界首演的《吉賽爾》，已被公認為浪漫芭蕾舞劇經典之一。這次舞團帶來的，是柏翠斯·巴特和尤金·波利亞哥夫的改編版本。

《吉賽爾》上半場最叫人期待的，是主角農家女吉賽爾發現愛上的異鄉男子是已跟公主訂婚的



◆《吉賽爾》 攝影：Svetlana Loboff OnP



◆《身與魂》 攝影：Julien Benhamou OnP

貴族阿爾伯特後，大受打擊後舞至生命終結的一場。這版本的舞者着重凸顯演吉賽爾發現真相後內心的傷痛，而非其精神瘋狂的狀態。下半場雖然以呈現半夜中的未婚少女死後化成的幽靈維羅絲世界為主，但吉賽爾與阿爾伯特的雙人舞也是相當出色，兩位舞者將吉賽爾死別後的不依，阿爾伯特的懊悔，以上佳的技巧展露深蘊的感情。

而這次電影版本的一亮點是俯視鏡頭的運用，讓觀眾能清楚看到多場群舞構圖的優美，舞蹈編排在構圖上所花的心思。上半場的農家舞看到每對舞者的合拍，和整體構圖的多樣變化。而下半場的維羅絲之舞，也可以看到白色舞裙在舞台上飛揚時展示的縹緲虛幻感。

話雖如此，在劇院內觀賞舞台演出始終是最佳的經驗。這次藝術節呈獻的三個舞團作品各有特色，展露了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雄厚的實力。希望有機會可以切實地在現場看到舞者在台上演出的功力。

◆文：聞一浩

周末好去處

「天雨粟」陳育強個展

Contemporary by Angela Li 隆重呈獻著名香港藝術家陳育強的個人展覽——「天雨粟」。展覽展出陳氏最新的一系列當代繪畫作品，通過融合中國書法的思想理念與西方冷抽象的創作風格，進一步推展「畫字」的概念，折析語中國文字在傳統符號學裏的意符結構。

展覽標題「天雨粟」取自先秦書籍《淮南子·本經訓》中記載的中國知名神話故事「倉頡造字」。傳說中國文字誕生的故事相當浪漫：古人倉頡以觀察鳥類走獸在泥地上的痕跡來啟發他造字，文字就是世上動物活動的證據。當時傳說「天雨粟，鬼夜哭」，天神怕人類有文字後舞文弄墨，不事生產，所以天降穀物，以濟世人饑荒；有鬼亦因文字的威力使人不再迷信，是故號哭。

藝術家出於對漢字的熱衷而被「天雨粟」的故事啟發，以藝術創作為途徑來探究文字如何同時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和交流的工具。在本次展覽的作品中，藝術家以抽象符號重建字詞的構造，使用城市的色譜給觀眾帶來嶄新的視覺衝擊，突破了東方書畫中的陰陽黑白的光暗，繼承了中國書法過千年的線條美學傳統和西方現代藝術的自發性繪畫方式來詮釋他對「畫字」的造詣。由此來轉移觀眾對字、色以及圖像表層的關注，讓作品遊走於「形」與「意」之間。

日期：即日起至4月26日

地點：Contemporary by Angela Li畫廊



敢觀舞台